

长篇小说 创作经验 谈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			I054/9	
长	篇	小	说	✿
			创	
		✿	作	
	✿		经	
✿			验	
			谈	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17587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817587

			✿	
--	--	--	---	--

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

责任编辑：高彬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8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23,000 印张：6 印数：1—21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01 定价：0.45元

目 录

关于长篇小说	孙 犁	1
《子夜》是怎样写成的	茅 盾	11
谈《家》	巴 金	16
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》重印前言		
	丁 玲	24
《三里湾》写作前后	赵树理	29
谈《暴风骤雨》的创作	周立波	42
关于《山乡巨变》答读者问		
	周立波	50
《青春之歌》创作漫谈	杨 沫	55
关于《林海雪原》	曲 波	64
略谈《红岩》的写作	罗广斌 杨益言	70
谈《红日》的创作体会	吴 强	76
漫谈《红旗谱》的创作	梁 斌	88
《保卫延安》重印后记	杜鹏程	122

《李自成》创作余墨	姚雪垠	137
关于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	李英儒	155
我怎样写《铁道游击队》的		
	知 侠	162
我的创作经过	奥斯特洛夫斯基	167
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		
	法捷耶夫	172

后 记

关于长篇小说

孙 犁

一

创作长篇小说，感到最困难的，是结构问题。

结构一词，虽通用建筑，但小说的结构，并非纸上的蓝图。布局，也不是死板的棋式。它是进行中的东西，是斗争中的产物。小说的结构是上层建筑，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，人物的典型性格。在典型环境和典型的矛盾、斗争、演进中，出现小说的结构。因此，长篇小说的结构，并非出现于作者的凭空幻想之中，而是现实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，经过作者思考后，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。

建筑工程，可先有蓝图，然后再去备料。作品则不然，要根据作者所据有的生活积累，才能有效地设计。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作品完成后，结构状态才告终止。俗话说：长袖善舞，多财善贾，生活之于创作是多多益善。生活积累绰绰有余，而不是捉襟见肘，才能出现理想的小说结构。创作，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，不能白手起家，更不能一本万利。

二
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，在中国长篇小说中，最为著称。

我们现在就这四种小说的结构方面，进行初步的粗浅的探讨，作为写作长篇小说的学习准备。

前三种长篇小说，都是在前人的创作（或口头，或文字）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根据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裴松之的注。陈志在中国史书中，除史、汉外，最称得体。而裴注之详尽丰富，保存了很多古书资料，生动而具体，隽辞逸事，随手可得，在史注中，最有价值。这对《三国演义》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此外，它还利用了以前的话本和戏曲方面有关三国的资料。这些资料里的英雄人物，已经过无数次演唱说讲，典型性格初步具备。《水浒传》根据它以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，这些故事，经过口头讲演，日见完整。《西游记》根据一些高僧西域旅行的记载、佛教故事和以此为内容的粗具规模的小说。

四种长篇小说，都是宏伟的著作。经过长时间广泛的流传，差不多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精神食粮。它们是深入人心的书，不只在思想意识方面，有的并在实际生活上，给予人民以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单从结构上，可以看出，这四种小说，都不是平凡之作，都是大手笔的产物，有独特的见解和艺术修养，有丰富的知识

和组织能力。都是苦心经营，各有时代、艺术特色。

小说的结构，也可以叫做布局。它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，即总纲、分目和结局。古人创作小说，是很重视结构的。结构的形式是以主题思想为指导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以史实为根据，在写作中，它确定以蜀汉为正统，但并未削弱对魏、吴的刻画，它以桃园结义开始，经过对各个重要人物的叙述描绘，突出三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斗争。三国时，人材众多，群英崛起，谋士如云，政治文化，多有可采，至如华佗之医，管辂之卜，也很生动有趣，它不遗漏一个重要人物，不遗漏一件重大事件，精心组织，起伏波澜。最后得出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推论，作为全部小说的结局。

《水浒传》前几十回，实际上是各个英雄人物的小传，它接连写了晁盖、吴用、阮氏兄弟、杨志、宋江、林冲、武松、石秀、卢俊义的出身、遭遇，生活和性格。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。因为当时的水浒故事，是以人为单位的。施耐庵总筹全书，他以误放妖魔作为楔子，以智取生辰纲，展开故事，突出一个“逼”字，以这些人物齐集梁山为结局，所以他的《水浒传》只要七十回。这样的结构，在艺术上说是完整的。

《西游记》的结构比较单纯，它接连写那八十一难，难难不同，有趣的故事层出不穷，充满幻想和幽默，具备艺术特色。以取经回来师徒都成为正果为结局。

以上只是就其总纲和结局来谈，其中的布局穿插，轻重、

取舍，各个作家的匠心运转之处，只有进一步研究才可以窥探它的结构艺术的秘密。

三

艺术的发展，有它自己的规律。多么伟大的艺术成就，也是在前人的劳作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，即使象如此光辉的艺术精品——《红楼梦》，也不能例外。在结构上，《红楼梦》是平地起楼台，并非再创作，但如果没有历史上前几种长篇小说，特别是《金瓶梅》一书的出现，《红楼梦》是很难产生的。按照《红楼梦》开端所写，一会儿叫“风月宝鉴”，一会儿叫“金陵十二钗”，又叫“情僧录”，又叫“石头记”，可以断言，这部小说，是长期经营，屡经易稿，在故事结构上，是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的。我甚至猜想，虽然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一人创作，但他身边一定有一两个，甚至三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都具备高超的艺术见解，每章每段地和他讨论，出点子，提意见，改善补充。因为我在惊叹，象《红楼梦》这样宏伟的艺术结构，实非一个人的才力所能达到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，《红楼梦》是集体创作或是开会产生的小说。

下面就谈谈《红楼梦》的结构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有言：“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。”就字面看，这都和结构问题有关。作者为了使这部小说不落俗套，在结构上，苦思冥想，惨淡经营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这部小说，在纲领提起时，就不同凡响，完全是独创。

在进入正文之前，作者把纲放得很长很长。第一回，从甄士隐写起，然后提到了贾雨村，但主要的是点明小说要宣扬的思想，即“好了”思想。第二回，写贾夫人仙逝扬州，是为了小说最重要人物之一的林黛玉即将出场。然而又不叫她即刻露面，却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，使读者得知本书所写家族和环境的概况，使主角出场时有典型环境的依据，读者有充分的精神准备。

按照习惯，总纲应该放在第一回，作者却点了一下又放下，接着环境叙述之后，就使一些主要人物上场。这便是第三回，林黛玉初到贾府，贾府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登场，与林姑娘相见，实际是使他们与读者相见。这一回，进一步详写贾府的势派。

两个主要人物见面了，如是俗手，一定就迫不及待地去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见钟情，情意缠绵，纠缠不已。作者却写出了出乎意外的宝玉摔玉，黛玉伤心这样的事件，突出两个主角的性格特点，反而使两人生疏起来。接着就去写别人家的事，即第四回：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”。

直到第五回，作者才正式“曲演红楼梦”，别开生面地表明本书十二个主要人物的一生命运。《红楼梦》一曲，以“开辟鸿蒙”四字开头，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倾注一掷，有天崩地裂的感染力量。是长江大河的奔腾，高山瀑布的狂泻。读者一下子陷入作者所宣扬的哲学思想境界里去。这支曲子，随着故事的展开，一直在读者的耳边响着，一直伴奏到第八十回。这真是千古绝调，第一声春雷，振聋发聩，在任何艺术作品中，也没有遇到过。

四

写小说应该是因人设事（情节），反过来，又可以见景生情（新的情节），这样循环往复，就成布局，就成结构。

《红楼梦》写了一些大排场，比如秦可卿之死，这是为了表现王熙凤的才干而设；写了元春归省，则借此机会表现很多人物的身份、地位、性格。这些大排场，我们也可以叫他中心事件。《红楼梦》里这些大事件都不孤立，前因后果都很清楚，而且潜伏很长，波及很远。比如元春归省，这不只是繁华场面，它牵动着全书的布局。最明显的是归省修造了大观园，使姐妹们都住进去，作为故事的中心场地。它又包括着许多小情节：比如，归省买来了小戏子，这就是芳官等人的出处，归省要用尼姑，这就是妙玉的出处。而这些人在书中，并非十分次要的人物。在这里，大的情节又起纲的作用，它牵动着很多小的情节。

曹雪芹在处理大情节时，总是象观览大江大河一样，先找它的发源，细察它的汇流，看好它的来龙去脉。比如第三十三回“不肖种大受笞挞”，先是用“把他耳上带的坠子一拨”这样一个小动作，极其生动地写宝玉和金钏之调情。然后，出乎意外的王夫人一巴掌，已经使事件严重，但作者暂把这个危机放下，接着写“划蔷”写“撕扇子”，写“麒麟”，写“诉肺腑”，这就是写贾宝玉自己仍在随波逐流地浮在爱情的无边孽海之上；而林、薛、史、花等人，却以他为中原之鹿，正在进

行殊死的情场大角逐。直到宝玉迷离恍惚，六神无主，才写“老爷叫他”，接着又是忠顺王府来要人，又是贾环告状，这才是“不肖种种”，步步紧逼，气上加气，使得“大受笞挞”有声有色。打过了，接着又是贾母训子，林黛玉抹眼泪，这样情节相连，还容易揣想。而因此宝黛交讷，甚至薛蟠耍无赖，玉钏调情这一系列的小情节，都写得这样合情合理，自然生动，就非曹雪芹不可了。

他写一个中心事件，总是象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一大石头，不只附近的水面动荡，摇动荷花，惊动游鱼，也使过往的小艇颠簸，潜藏的水鸟惊起，浪环相逐，一直波及四岸；投石的地方已经平息，而它的四周仍动荡拍击不已。

这就叫做精心结构。

五

书没有写完，作者就“泪尽而逝”，只留下八十回，并有人说都是草稿。这就给研究它的结构造成极大的缺陷和困难。按总纲推断，上半部写的是“极风月繁华之盛”，即那个“好”字；下半部当然要写到那个“了”字，即散了的筵席，倒树的猢猻，干净了的茫茫大地。但这种变化，应该是渐进的，绝不会突变。这样《红楼梦》究竟要写到多少回，就成了永久不能回答的疑难。俞平伯说，可能要写一百一十回左右，因为五十四回是个转折。这也是推断之词，究竟要写多少回，即使曹雪芹，当时也难预先估得那么死。据鲁迅说，八十回也不过刚刚

露出些悲音来。

高鹗续书，一开头的回目，“占旺相四美钓游鱼，奉严词两番入家塾”，就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。高的续文，对原著来说，是天上地下。但我们也应该退一步想：曹雪芹死后，企图续貂者，不下百种，皆成狗尾。不管怎样，高还是忠于曹氏的原来计划，极力追踪原来旨意，求其吻合。虽然写得死板僵硬，大致还是按照悲剧的路子走下来了，最后重露一些起色，这也并不完全违背曹氏的“好了”思想，因为事物仍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。

有这样四十回续书，使爱读完整故事的人，能得到比较圆满的享受，这就是高鹗的功绩。如果他也给你来个大团圆，岂不更糟。高鹗虽然“闲且惫矣”，然而他是一个热中的人，并不是过来的人。他和曹雪芹的生活经历，思想见解，距离很大，能做到这样，已经很不错，所以他的书能够长期附在骥尾上。

《三国演义》写的是三国纷争，天下云扰，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；《水浒传》写的是五湖四海，各种职业身份的人；《西游记》写的是西天佛地，近于海外奇谈。它们在布局方面幅员广阔，可以驰骋，都有方便之处。而《红楼梦》所写的只是宁荣二府，实际上是一个家庭，虽也写到一些亲戚，如林如海、王子腾，都很简略。写薛家较详，实际上等于住在一起，分院别居。写到一些外界景况，如宫内寺庙，袭人家和晴雯家，也都是小枝小节。它写的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，写的是一个家庭的盛衰兴败史。这一家庭从何处兴起，又从何处败亡？这就和在那么一片不大的地方，修建一个大观园一样，在结

构上，极费经营，极费周折。

在十七回，贾宝玉谈大观园的设计修建时，发表的一段议论，可以作为曹雪芹对艺术处理，小说结构的总见解。即：任何艺术都要基于“天然”，“天然者，天之自然而有，非人力之所成”，不能“人力穿凿，扭捏而成”。因为，“非其地而强为地，非其山而强为山，虽百般精而终不得宜”。

我们知道：小说的结构，来自故事情节，而故事情节来自人物的思想行动，这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，符合生活的发展规律，才能形成的。

我们不妨再作一些注解：曹雪芹所说的天然，就是现实生话里所有的，所存在的，不是由作者无中生有，胡编乱讲的。胡编乱讲，便是“穿凿扭捏”。生活里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的东西，你硬要把它说成是现实，大加编排，那是说谎，是欺骗读者，是造谣惑众。

六

写长篇小说，开头容易，就象走前几步棋一样，头头是道，中间布局已经不易，最后结尾最难。《三国演义》最后的晋朝统一中国作结束，当然很完满，这是借助于历史，作者的苦心还很难见到。《西游记》以取经回来，师徒都成正果结束，这也是故事的必然，事前可以容易安排的。《水浒传》以七十回而论，蓼儿洼一梦，已近玄虚，只是等于把更长的《水浒传》，比较适当地剪裁一下，并非在结尾处做了多大功夫。《红楼梦》的结

尾，因为曹雪芹已埋地下，世上更无能人，小说影响，虽然如此之深远，它的结尾，只能无可奈何，将永久没有下场了。

写长篇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：中间枝蔓太多，前后接不紧，写到后来，象漫步田野，没有归宿；或作重点结束，则很多人物下落不明，或强作高潮，许多小流难以收拢；或因生活不足，越写越给人以空洞散漫之感；感才思虚弱，结尾已成强弩之末，力不从心。甚至结尾平淡，无从回味；或见识卑下，流于庸俗。

至于中间布局，并无成法。参照各家，略如绘画。当浓淡相间，疏密有致，一张一弛，哀乐调剂。人事景物，适当穿插，不故作强音，不虚张声势。不作海外奇谈，不架空中阁楼。故事发展，以自然为准则，人物形成，以现实为根据。放眼远大，而不忽视细节之精密；注意大者，而不对小者掉以轻心。脚踏在地上，稳步前进，步步为营，写几章回头看看，然后找准方位，继上征途。写完之后，再加调整。如此做去，或可稍有补救于万一。

1977年10月

《子夜》是怎样写成的

茅 盾

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，诸位看了那篇后记，已可知道一个大概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，要我谈谈，那就随便谈谈罢。

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：第一是写作动机，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，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，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，在日本约两年，一九三〇年春又回到上海。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，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，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。当时我眼病厉害，医生嘱我，八个月甚至一年内，不要看书，不然则暂时好了，将来也不免复发。我遵医嘱静心养病，并且眼疾而外，又患神经衰弱；我便一意休养。每天没事，东跑西走，倒也很容易过去。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，本来是很复杂的。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，也有自由主义者，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，有公务员，有商人，有银行家，那时我既有闲，便和他们常常来往。从他们那里，我听了很多。向来对社会现象，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，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。当时我便打算用这

些材料写一本小说。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。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，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，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。

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，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。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，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，虽然一九三〇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，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，大部分我还能了解。

一九三〇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。中国民族资本家，在外资的压迫下，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，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，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，增加工作时间，减少工资，大批开除工人，引起了强烈的工人的反抗。经济斗争爆发了，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多转变为政治的斗争，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。

在我病好了的时候，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，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：（一）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，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，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，为要自保，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；（二）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；（三）当时的南北大战，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。

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。我打算从这里下手，给以形象的表现。这样一部小说，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，但我所要回答的，只是一个问题，即是回答了托派：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